



香港文學地圖：余光中 第五集：山緣

香港，或許在不少人的印象中，是大廈林立，人潮擁擠的石屎森林。然而除了旺角、尖沙咀、中環這些熱鬧的市區，香港還有一大片綿延不絕的山嶺。香港的山，是余光中一再沉迷，百看不厭的風景。他不願意只是在遠處靜觀，於是便由靜觀者化身朝山客，並將登上香港羣山的經歷和感受寫下，成為余光中香港山水巡禮的記遊文字。

生活在香港這個節奏急促的城市，我們不妨放慢腳步，跟隨余光中的步伐，賞讀他的〈山緣·之五〉當中的香港山景。

在一個秋晴的日子，作者與妻子范我存，文友黃國彬三人，攀登香港海拔最高的大帽山。在晌午的豔陽裏，他們神采奕奕地駕車奔馳大埔公路。到了山腰小平台停車，便徒步往仰不見頂的主峰進發。作者拿着地圖轉來轉去，「想把掌上的寸山尺水還原為下界那一片曠遠的人世」，但每轉一個彎，腳底的世態又變了樣，連方向也變了。

太陽漸漸傾斜，可以推斷出西南方在那一邊。作者認出人煙稠密的是荃灣，而遠處有橋影橫水的便是青衣島。一個半小時後，三人終於站在巍峨的大帽山頂上，肆無忌憚地仰天俯地，談古說今，還認出紅塵密處的維多利亞港，和散佈四野的大小城鎮。作者看着腳下一片繁華世界，不禁感嘆：「管你是千門萬戶、短巷長街，患得患失的熙熙攘攘，都給縮成了可有可無的海市蜃樓。」站在香港和日月最近的這個頂點，終於和圍拱的眾山相遇。山頂上，作者對香港許下祝願，但願這一片逍遙的樂土永遠幸福，亦對古今英雄豪傑和對登峰造極的一切心靈致敬。

余光中還攀爬過飛鵝山，在另一篇散文〈飛鵝山頂〉中，余光中寫自己一直仰慕飛鵝山，可惜山高坡峭，只怕是登天無門。終於有一天在地政署繪製的郊野詳圖上，發現有一條山道蜿蜒北上，繞山一周而下，便和妻子駕車去探個究竟。兩人途中意外發現國父孫中山母親楊太君的陵墓，作者心生感慨：「歷史雖然由志士寫成，其代價，卻由無數的母親擔負。」頂禮古墓後，不禁覺得「這一帶的荒山野道頓然有情起來，連四面的鳥聲應答也有了韻味。」兩人走到崖邊的小瞭望台，在沒有預料到的距離，從不習慣的角度，突然望見生活多年的香港中文大學和寓所，深深感慨：「猝然一回頭，怎麼就瞥見朝朝暮暮在其中俯仰哭笑的『家』，瞥見了自己身外的背影？」作者當風默許：「無論我曾在何

處，會在何處，這片心永遠縈迴在此地」。

〈山緣〉和〈飛鵝山頂〉寫於「香港時期」後期，不但文字精煉流麗，而且情深款款。文章除了透露出作者對香港山水的讚賞，亦可見他對香港日漸加深的感情和依戀。余光中以赤誠的心來欣賞香港，還用筆寫下一篇篇香港山水巡禮。正如他本人所說：「如果說徐霞客是華山夏水的第一知音，我至少願做能賞香港山水的慧眼。」下一集，我們再去看看余光中告別香港的作品。



文學 101 - 香港文學地圖：余光中

<https://www.hkpl.gov.hk/tc/extension-activities/page/267490/Yu-Kwang-Chung.html>